

漫谈中学语文教学



漫谈中学语文教学

查良圭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漫谈中学语文教学

查良圭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 $\frac{3}{8}$ 印张

1979年1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0

统一书号：7098·9 定价：0.45元

前 言

为了使中学生毕业后能在“四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尽快地替高等院校培养、输送大量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中、小学必须抓好基础教育。在中学的各门课程中，“语文”是基础工具课。学生学好“语文”，对于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其他各门学科，增强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而要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必须首先提高语文教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业务水平。这本小册子的撰写目的，就在于使中学语文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即将走向中学语文教学岗位的师范院校中文系同学了解语文学科的特性，熟悉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和某些具体方法，懂得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怎样运用工具书去解决疑难问题，逐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由于这是一本“漫谈”性质的书，它不象那些系统地探讨语文教学问题的论著那样，能够做到罗列纲目、条分缕析、结构谨严、不枝不蔓。在本书中，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所谈，也有所不谈；有时对某些问题作理论上的阐述，有时则对个别实例作具体的剖析；有些地方是综合介绍别人的经验，有些地方则是略陈自己的管见。总之，在内容上不求详备，在体例上不拘一格。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参考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或采其说法，或援引例证。凡是仅在个别地方参考的，已于各篇末尾注明出处；对参考得比较多的几种书籍，为了行文的方便，没有一一注明，而只在附于正文之后的“主要参考资料”中列出书名。特此声明，并向作者表示谢意。

查 良 圭

一九七八年三月

目 录

一、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谈到讲读教学	(1)
二、词语教学	(48)
三、朗读教学	(79)
四、写作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07)
五、语文教学中工具书的使用	(130)

一、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谈到讲读教学

(一)

在中学里，语文与理、化、史、地这类侧重在使学生掌握某一门科学的基础知识的学科不同，语文是基础工具课。语文这种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学习政治的工具，是传播科学知识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工具。总之，它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学生学不好语文，就无法学好数、理、化等课程。这样，也就会影响我国今后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拖住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既然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语文这门课程是工具课，那么，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应该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加强语文基本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使他们踏踏实实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语文这个工具不同于任何物质生产工具，它所作用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在《语文》课本所收录的一些范文中，都体现了作者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或各类问题所提出的看法和所抱的态度。教师在讲读课文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下的评语，学生在课堂上带着感情来朗读课文，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老

师提出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是运用一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对语言工具的运用（包括说话、写作这些活动和所说的话、写下来的话），在语言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言语。言语活动是和人们的思想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而语文教学的特点就在于注重言语活动的教学，因此，语文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

语文学科重视言语活动的教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作为教材的每一篇范文的语言中，一般都直接体现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思想感情，换句话说，这些作者都向我们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运用了语文工具在替谁说话，在为哪个阶级服务”。而这些范文都是经过编者的精选，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对学生是具有很大（或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这样，教师注重这些范文的言语活动，就必然要在讲析这些范文运用了怎样的语言（注意到思想内容）和怎样运用语言（涉及到表达思想内容的手段）的过程中，使学生具体地接触到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并受到深刻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二、在讲读教学中，教师总是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去理解文章内容的，他们也必然要运用自己的带着感情色彩的语言向学生讲解有关问题，传授某些知识的。这样，教师的言语活动（体现了教师的政治观点、思想感情和思想方法），也必然要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某种影响。再，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也是时时在注重言语活动的（如口头回答问题、练习写作等）；学生的言语活动，是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的直接体现。教师对学生的这种练习（言语活动），也必然要加以分析和评价的——对正确的予以肯定，对错误的加以纠正（这本身又是教师的言语活动）。而在这样的教

学活动中，也始终贯串着思想教育的这根红线。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如果我们能从语文教学的性质、特点这个角度去认识语文学科的思想性，那么，在语文教学领域中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某些问题（如：所谓“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所占的比重问题，在讲读教学中怎样体现教学内容的思想性问题，等等），也许就不难得到解决了。

与语文学科的思想性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这门学科有何政治意义的问题。语文学科的政治意义，主要应该从学生掌握了语文工具究竟有什么用处和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去理解。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是上层建筑，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在阶级社会里，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却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革命者必须利用语文工具作为锐利的斗争武器，反动派也在时时使用这个工具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很好地掌握这个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到应尽的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衡量和评价语文学科的作用和语文教学的政治价值，主要应该从整体上、从根本上去检验其服务于革命的总的社会效果。

另外，我们知道，在一篇文章中，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即言语活动的书面形式，包括组织结构和遣词造句）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如果离开了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就无法表达；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内容，那些语词也就成了一堆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语言材料。因此，教师在进行言语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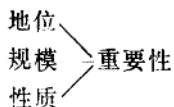
教学（指讲读文章）时，是必然要透过文章的语言形式去揭示文章的思想内容的。这样，用课文本身的内容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正因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互相依存的，所以教师在讲解文章时，就必须处理好“文”与“道”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讲读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使自己所讲解的一切既是文章思想内容方面的东西，又同时是文章表达手段方面的东西。

一般说来，讲解文章的步骤应该是这样的：先扫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然后步步深入地去阐述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的境地走出来，进一步理解语言文字是怎样组织运用的。这样做，就等于是教师有目的地带领着学生在文章里走了个来回（即透过形式深入到内容，再从内容又返回到形式）。通过这样的步骤去讲解课文，不仅能使学生知道文章中写的是什麼（文章的思想内容）、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掌握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且能使他们懂得作者是怎样写的（表现手法的运用，包括遣词造句、篇章结构和使用特定的写作方法）、写得怎么样（对文章的评价）。举例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

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这段文字，从字面上来说，除了“方面军”这个词学生可能不理解外，其他没有什么文字障碍。但是，我们如何根据文章的思路，透过各层意思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去比较确切地理解它的意思呢？这是需要认真思索的。这段文字，总的意思是讲“单靠青年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中间分两层来论述。第一层（开头三句话）讲“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先充分肯定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方面军”究竟重要在什么地方？开头的三句话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论述。第一句是“指出青年的队伍是整个革命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指出青年在革命队伍里不可缺少的地位）；第二句是“指出这支青年队伍的规模是很大的”（先概括地指出“相当的大”，接着再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个具体数字来作补充说明，使“相当的大”这个概念的含义变得具体，可以捉摸）；第三句的意思是说“这支青年队伍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是从这支队伍的性质上来指出它的重要性。解释“方面军”——原意一般是指担负一个较大区域军事任务的正规军事力量。这里是借用来说明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在革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还不是主力军的作用）。由此可见，这三句话言简意赅地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充分肯定了青年这支队伍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为了醒目和加强学生记忆，可以板书：



这层意思说清楚了，用连词“但是”一转折，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层意思(主要部分)——“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两层意思，是辩证的两个方面：既要充分肯定青年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从历史发展和斗争实践中明确地认识到这支队伍还不是主力军。无论忽略哪一方面，在认识上都是片面的。我们只有清楚地、全面地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在实际斗争中促使青年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上面引述的这段文字，只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段落中的一部分。我们在进行讲读教学时，还必须讲清楚这一段文字与整个段落、全篇有什么内在联系。

文章的思想内容理解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在语言形式方面我们应该学到哪些知识。例如上面这段文字的第一句话，从句式上就可以向学生指出这样两点：第一，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这个结构中，“中国”前省略了介词“在”。一般的说法是“在……中”或“在……里”，但习惯上有时也可以省略介词。第二，在“……有由……”这一部分结构中，“有”是表示存在的动词，它的宾语是“军队”；“由”是介词，它的后置成分(宾语)是“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这个介词是“表示凭借”的，它介绍宾语和后面的“组成”发生联系，作“军队”的定语。第一句话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从语法上有重点地作一些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句子的含意。

在中学里，语文教材并不是依照语文知识的系统，循序渐进地按章节编写起来的，而是根据一定的教学要求，选取书刊、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加以编辑的。它是范文的选辑。编者虽然可以考虑到文章的深浅、长短、体裁的不同，内容能否结合当前形势和学生实际等问题，而且也能够从某些方面去注意编选教材的系统性（如主题的一致、体裁的相近等），但毕竟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语文教材不可能具备其他教材如数、理、化、史、地等所有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详略得当、前后衔接的系统性。那么，语文课本为什么不能按照语文基础知识的体系来编辑呢？这是因为实践证明，学生必须通过大量的读、说、写的练习才能逐步提高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而“读”的材料，就课内讲，应该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种类型的范文。但这些编选在课本中的范文，原本是散见于各种书刊、报纸上的，且又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体裁不同。这些作者在撰写文章时，是决不会想到自己的某篇文章会在什么时候作为教材被编选到某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去的。换句话说，这些范文的作者并不是针对我们各年级学生学习语文的需要来撰写这些文章的。正因为如此，作为教材来说，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内容可能很多，涉及的知识面可能很广，某些词句的含义可能过深……这样，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对每一篇课文究竟自己能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对学生应该讲些什么和讲到怎样的尺度……面对这些问题，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正由于语文教材受这些条件的限制，其系统性不能象别科教材那样一目了然，因此语文教师就更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全面地了解一下各册课本之间有哪些联系，各个年级在向學生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和进行基本

训练方面应该怎样衔接。就某一册语文课本来说，它也是由若干单元组成的。我们对各个单元之间有些什么关系，每一个单元中的几篇文章有哪些共同之处，编者为什么要把这些文章在这册课本中分别编入这样几个单元中……对编者的这些意图，一定要弄清楚。只有这样“统观全局”，弄清楚教材从整体（各册课本）到部分（各单元、各篇）的相互关系，我们在备课和指导学生读、说、写时才能有的放矢。就一篇文章来说也是如此，它是“立体的”，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讲解，但究竟应该讲什么，教师在确定教学要求时，就要有所取舍。根据整个单元教学内容的安排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哪些该讲，哪些可以暂时不讲，哪些讲得详细，哪些可以一句带过，都要安排得当。教师切忌把自己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在备课中理解到的内容，毫无选择地全部端给学生，或者遇到自己特别感兴趣、有体会的问题就任意发挥。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孔乙己》等文章，在初中可以讲，在高中也可以讲。但针对不同的听课对象，在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的侧重点、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各方面，都应该有所不同。

中学《语文》课本中，编选了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剧本、散文、诗歌等）。从中学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学目的来看，编者编选这些作品的主要意图并不是要学生通过学习，将来能创作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也不是着重在让学生从文艺理论、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些作品作出一定的评价，而是把它们当作运用语文工具的范例，作为语文课中进行讲读教学的教材，使学生通过阅读、分析，能够在增强思维能力和提高读写能力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一点，教师

在讲读教学中，就应该侧重于从一般文章的角度去讲解这些文学作品，使学生有机会多接触作品中的词句，多读……另外，从广义上来理解“文章”这个概念，有组织的语言，用来传达思想、抒发情感的都叫文章。从狭义的范围去理解“文章”这个概念，它就不包括文学作品。人们有时所以要把“文学作品”从“文章”中区别开来，主要是因为从文学创作的范畴去看，象小说、剧本、诗歌这些体裁的作品在传达思想、抒发情感方面采用着特殊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使学生掌握语文工具，那么从广义的范围去看，则选入课本中的一般性的文章和文学作品，都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我们也都应该从注重言语活动的教学这个角度去解析这些教材。再说，中、小学《语文》课本的“语文”这个概念，应该理解为语言与文字，而不是语言与文学。说得明确一点，语文这个概念中的“语”指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口头表达，说普通话）；“文”指文字（汉字的形、音、义）和对文字的具体运用（如包括一切文学作品在内的文章是用文字写的，阅读是揣摩别人怎样运用文字，写作是自己对文字的运用）。平时我们常说的“语文工具”，就是把语文当作“语言与文字”来认识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把《语文》课本中的一些文学作品侧重于从一般文章的角度去讲，是合理的，有意义的，也是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要求的。

一篇文学作品，例如小说，如果我们在语文课中单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去分析，那么，就容易产生象在大学里上某些专业课（如文艺理论、文学作品选读、文学史等）时所见到的

那种情况：分析作品时强调完整的艺术形象，注意人物的塑造，谈论典型性、创作方法或这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这样做，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不适宜的。中学生不同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处于打基础的阶段，读一篇文学作品，从提高读写能力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学习它的炼字、遣词、造句、谋篇的方法。所以，我们如能根据“讲读文章”的要求去处理文学作品，那么就能扣紧文章的词句，切切实实引导同学去步步深入地理解课文的内容，让他们真正把课文读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鲁迅的《祝福》是短篇小说，但我在给高中同学讲解时，没有抛开课文、旁证博引，作架空分析，而是随时接触课文，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从文章的词句、段落中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象这篇文章中有些句子，如果把《祝福》当作文学作品去分析，就很可能被忽略或只是浮光掠影地一语带过；但，现在把着眼点放在怎样有利于在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对学生掌握语文工具、提高读写能力有所补益，把这篇小说作为一般侧重于记叙的文章去讲读，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

1.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两句话是写鲁镇旧历新年的气象的，前一句用的方法是概括的叙述，后一句是具体描写。后一句对前一句起“补充”作用。因为第一句已经指出“村镇上不必说”，单说在“天空中”怎样显出“新年的气象来”，所以第二句紧接着就是具体描绘“天空中”所显示出来的“新年的气

象”。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就接得上。“天空中”怎样显示出“新年的气象来”呢？作者主要是突出地刻画爆竹。爆竹是制造新年气氛富有特征性的东西，而旧时逢年过节放爆竹也是一种习俗，所以作者抓住这个细节来写，就既显得自然、贴切，又具有表现力。鲁迅在这里虽然只用了一句话来描写，但却比较细腻地刻画了爆竹的光（闪光）、声（钝响、大音）、味（幽微的火药香）。就声音来说，还真切地体会出它们远近的差别（远处是“钝响”，近处是“震耳的大音”）。作者写这两句有什么用意？我们细细琢磨，似乎可以这样理解：

（1）文题是《祝福》，文章一开头就写出鲁镇的人们准备“祝福”时的那种气氛，这样既起到了开门见山、篇首点题的作用，又为以后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出场，安排了特定的环境。

（2）被封建礼教、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了一生的祥林嫂，正当鲁四老爷家热热闹闹“祝福”时，自己却默默地倒在雪地上，孤寂地死去。从这鲜明的对比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地主阶级反动、残忍的本质。所以，作者愈是渲染出“祝福”时的热闹、浓烈的气氛，就愈能反衬出祥林嫂死得寂寞、悲惨，也就愈加体现了文章主题的深刻性。这里的景物描写、氛围描写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作为体现全文中心意思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学生在习作中练习描写景物，也应该注意掌握这个准则。

（3）“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毕竟”是到底的意思，但作者在这儿用这个词来增强全句的语意，是含有特殊的用意和情味的。鲁迅先生倡导革命，反对保守，希望